

「今年九月一日一起回去小學看看嗎？」

坐在我面前的女生叫一心，從小學四年級就與我同班，與她升上同一間中學令我開心了很久，終於有個伴兒了。她打開她的日程本，上面用不同顏色的螢光筆表示了不同的日程，「呃，似乎沒有什麼閒暇的時間呢，你怎麼中五了還想回去小學？」伴著紙張不斷翻動的聲音，她很快的給出了結論並投了我兩枚白眼。和一心不同的是，我只修讀兩個選修科目，而她因為成績好，所以「毫不吃力」的修讀著三個選修科，用她的話說「我要讀三科，用的時間肯定會比你多啊，還要參加每一科的補課，哪有空回去小學啊，等以後再說吧」。

我踢起路邊的小碎石，一些掉進水窪中泛起漣漪，其餘則在石屎地上舞動著。

回到家中，我坐在沙發上，看著自己的影子，發著呆。換了個姿勢，躺在沙發上，掏出最新型號的智能手機，有個多人視像的功能，我發起了小學聊天群的多人視像通話，想要問一下有沒有人能一起回去母校，「嘟——嘟——嘟……」響了二十聲，仍只有我擔當發起者和參與者。我退出來，看了看上一次的聊天，已經是一年前。

升中分配結果出來的那一天，無論好壞，班主任也為我們的結果祝福著，臨走的時候，哭的哭，笑的笑，抱的抱，給了我一種即使踏進中學，這一班級也不會停止聯絡的想像。班主任說了句：「行了，都散了吧，記得每年回來看一看你們的老師就好。」

「好——」全班的聲音都回應著。與此同時，我們這班人也打開了進入青少年階段的大門。

第一年的九月一日，我們各自穿上不同的校服，兩手提著水果籃走入同一個校園，我們各自分享著各自的新生活，似是牛頭不對馬嘴，卻也能聊了一個下午。第二年，我們依然相約在小學的校門前，看門的認得出我們這一班人，還笑我們說：「你們老師真好，有你們這麼一大群兒女」。第三年，一起聚會的課室多了一半的空位子，老師開玩笑地跟我們說：「哎呀，這才中三就把你們的媽給忘了啊？」「怎麼會，不會忘的。」我記得後來那一年，這個說著不會忘記的同學，也沒有出現了。甚至只剩下一輛的士那麼多的人。沒有人發現，那一年班主任扯著笑臉跟我們幾個稍微「孝順」的「女兒」交換著彼此的趣事，生活的近況。

我掏出擺在錢包的那張有點皺了的「全家福」，相中的我們有的掉進水窪裏，沉醉在自己泛起的一圈圈漣漪中，有的還在路上打滾，幸運的話還能找到一個好的角度再向上跳躍到更高的地方，但彼此之間卻因摩擦和風蝕漸漸少了相碰的機會。

時間一直流逝，在成長期間，我們面對著一個又一個的試煉，而對於以往舊有的回憶，卻毫不留情的用鼠標通通拉進資源回收筒內，再按一下右鍵把它們清空。

我一個人背著書包，走進陌生的小學，原本看門的工友已變成了一臺面容識別的機器，我按下以前的班級和學號，螢幕顯示的是「無法辨識」，可笑的是我點了「外來訪客」，冷冰冰的機器就帶上熱情的面具，歡迎我的到訪。

當一切舊有的特色節目和人情味漸漸消失，在回憶的這條小徑上來回走著的只剩下我一個，我是不是也沒必要再回頭……